

引子

我们总是在夏天里去同奶奶一起呆上一周。那时候我叫乔伊·乔伊·多德尔，而不是乔。我妹妹叫玛丽·艾丽斯。头几次去的时候，我们还是小娃娃，因为奶奶的阻止，我们几乎没能好好看看她居住的那个小镇。奶奶身材高大，而小镇却是那么的小。奶奶也很老了——或者说是我们觉得她很老了——有山那么老。要说身子骨结实不结实嘛，她的身子骨可结实啦，结实得就像旧皮靴一样——或者说我们觉得是这样。不过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玛丽·艾丽斯和我都长大了。奶奶虽说从来没变，我们每年看到她的样子却似乎都不太一样。

现在我比当年的奶奶还要老，要老不少呢。然而随着时间从身边流过，我却似乎越来越多地想到那些炎热的夏天里的日日夜夜，想到镇子最边上奶奶住的那栋房屋。还有爷爷。我的所有这些回忆都真切吗？字字真切，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真切。

“火枪”奇塔姆在地面上的最后一夜（1929年）

你再也不会想到，我们得离开芝加哥才能看到死尸。我们生长在艾尔·卡彭和“臭虫”莫兰^①当道的糟糕日子里。就在刚刚过去的那年冬天，他们还在克拉克北街搞了情人节大屠杀。这个城市恶名昭著，汤姆生式冲锋枪该被叫作“芝加哥式打字机”才对。

不过那年我已经长到9岁，妹妹玛丽·艾丽斯7岁，我们都还没见过死尸。凭我们的猜测，大多数死尸都会呆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比如穿着硬邦邦的套鞋躺在密歇根湖底什么的。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要看死尸，我们得一路旅行到多德尔奶奶家才成。爸爸说玛丽·艾丽斯和我差不多已经到了可以自己外出旅行的年龄了。他还说，奶奶上了年纪，该

^① 20世纪20年代是芝加哥黑社会活动猖獗，黑社会团伙相互搏杀的年代。艾尔·卡彭和“臭虫”莫兰是当时芝加哥两大犯罪团伙的首领。1929年情人节这天，卡彭的手下装扮成警察，杀死了莫兰手下的6个人。至此卡彭团伙赢得了芝加哥黑社会的控制权。

是我们去陪她住上一个礼拜的时候了。我们自小就没见过奶奶。爸妈是芝加哥人 但没车 而奶奶也没装电话。

“他们在把咱们扔给奶奶 这就是他们干的事儿。”玛丽·艾丽斯生气地说。她怀疑爸妈会趁我们不在的时候溜到威斯康星州去钓鱼。

我倒不介意这趟出门 因为我们是坐火车去的。火车是沃巴什铁路公司特棒的蓝鸟号，每天早晨从迪尔伯恩车站发车 开往圣路易斯。这两地之间有许多小镇 奶奶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小镇上。铁路穿过这些小镇，把它们分成两半。镇上的人会站在门廊上看着火车开过去。

玛丽·艾丽斯说她受不了那地方。原因之一就是 在奶奶家 你得到屋外去上厕所。厕所在那座泥巴房子的对面。泥巴房子是间摇摇晃晃的破棚子，里面堆满了爷爷在世时留下的东西。泥巴房子里住着一只龇牙咧嘴的老雄猫，你一迈出厕所门 它就朝你扑过来。这可让玛丽·艾丽斯讨厌透了。

玛丽·艾丽斯说 那儿没什么事好做 也没人陪着一块做事 所以她就整天跟着我 尽管我只比她大两岁 而且是男孩。刚到的那几天里 我们就在镇子的繁华地段上溜达，那里只有短短一个街区的砖房 它们分别是银行、保险代理公司、摩尔商场 还有那家名叫‘咖啡壶’的咖啡店。这家咖啡店的地面上从前盖的是镇上的老酒馆。那年头正行禁酒令 卖烈酒算犯法 所以百姓们都自己在家酿啤酒。现在的

咖啡店仍旧是那副白铁皮屋顶伸到人行道上做天棚，门前竖着拴马桩的门脸儿。尽管当时已经有了福特牌小汽车，银行家L.J. 韦登巴赫甚至还驾了辆豪华的霍普车，但附近的农民到镇上来时大部分坐的还是马拉车。

在我们眼里，这地方显得死气沉沉。不过那是在他们埋葬‘火枪’奇塔姆之前。要不是因为‘火枪’奇塔姆这个名字的话，此人本来是会在毫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一路走进坟墓的。县城里的报纸可不愿为一个名叫什么“火枪”的人登讣告，可是偏偏又没人知道他的其他名字。这事儿引起了一些大报纸的注意。当时正值8月，是新闻业的淡季，为了弄出篇吸引人的报导，一家报社派了名特约记者到那家名叫‘咖啡壶’的咖啡店里来打探消息。

“咖啡壶”是镇里人胡吹海侃、说长道短、消磨时间的地方。我和玛丽·艾丽斯打那儿经过时，引起了人们的一些兴趣，因为我们是从未跨进过店门一步的多德尔太太的亲戚。奶奶说她喜欢自个儿呆着，可是在这样一座小镇上，要做到这点并不太容易。

我和玛丽·艾丽斯把我们听到的传闻带回了家：一个穿着城里人衣服、戴着硬边草帽的可疑家伙下了火车。他十分打眼，一直在打听‘火枪’奇塔姆的事儿，而且还做记录。

奶奶不是一个人家会最先跑去告知消息的人，但是消息不胫而走，她已经听说‘火枪’奇塔姆死了。奶奶称不上有人缘。多德尔爷爷倒是老被人家想到他的好，只可惜他

早已过世了。

那天 奶奶正在黑色的多眼铁炉灶上做西红柿 她的厨房里真够热的，热气大得能把墙上的日历蒸掉下来。她把袖子挽上去，露出粗壮的胳膊。当听说镇上可能挤满新闻记者时 她咬了咬牙。

过了一会儿 她说：“我跟你们说 那个记者想干啥。他取笑咱们 因为他觉得咱啥也不是 只是捆干草 是些不中用的乡下人。咱是乡巴佬 可这碍他啥事？”

“‘火枪’奇塔姆到底是谁？玛丽·艾丽斯问。

“他是个老坏蛋 活着受穷 死了也是个穷鬼。”奶奶说，“没人愿意挨着他 因为他身上就像黄鼠狼一样臭得难闻。他在一只鸡笼子里面住过，眼下他们得把那鸡笼子烧了才行。”

为了换个话题 奶奶对我说：“拿着 你来搅番茄 别让它们黏在一起。我一直站在这热气里 快给烤干了。”

我不喜欢做厨房的活计。昨天奶奶做了苹果酱，味道还不错。她是在屋外生火做的，而且还在大锅里加了些薄荷 免得苹果酱黏在一起。

“在‘咖啡壶’店里 他们说‘火枪’是和詹姆斯家的男孩们一快跑的。”

“哪个詹姆斯家的男孩？”奶奶问。

“杰西·詹姆斯。”我说，“还有弗兰克。”

“他们逮不住他的。”她说，“不管咋说 詹姆斯家可是密

苏里人。”

“他们告诉记者说，‘火枪’杀了人 被关进了监狱。”

“咱这一带是有几个人做过这样的事儿。”奶奶说，“不过我可记不得‘火枪’几时离开过镇上的。这些话都是谁说的？”

“是一个弯腰驼背、一嘴凸牙的很老的老太太说的。玛丽·艾丽斯答道。

“是不是那个长着斗鸡眼的？”奶奶问，“那一准是埃菲·威尔科克斯。你们觉得她现在很丑，是吧？可你们该看看她做姑娘时啥模样。她那张嘴说起来话就没个完，舌头吊在嘴里上下左右地搅和。奶奶边说边走到纱门旁去透了口气。

“他们说他在自己的枪上刻了 6 个豁口。我说 想试着引出奶奶的话来，“他们说这些豁口不是表示他抢过几家银行 就是表示他杀死过几个县治安官。”

“又是埃菲说的？别信丑婆娘的话。她们恨这个世界。”奶奶说 不过老实说吧 她自己也并不是个美人儿 奶奶叹了口气，“我跟你们说 他是咋得来‘火枪’这么个外号的。他刚 10 岁上下的时候 和一帮大孩子出去打鹌鹑。因为生了偷针眼 他连在谷仓里面开枪朝墙壁上打都打不中。到了牧场上 他们一只鹌鹑也没看见 不过‘火枪’很来劲，因为他是和大孩子们呆在一块儿。他一个劲儿地扣扳机，把一头奶牛给打死了。牛倒下了。不过话说回来了 他就

是不开火 光拿枪瞄着它 那牛最后也会老死的。大孩子们不知道他下面会朝谁开火 就动手下了他的枪。就这么着，他得了这个雅号。过后这雅号就像捕蝇纸似的黏着他。城里无论哪个姑娘打起枪来都比他准 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奶奶边说边朝自己竖了竖大拇指。

奶奶在屋子的木柴箱后面藏着枝 12 口径的温彻斯特 21 型双筒猎枪 不过我们猜想那是从前多德尔爷爷用来打鸭子的。“我的枪法可没安妮·奥克利^① 那么准 不过要是论打松鼠还能同她比比高低。”奶奶仍然站在门口 用围裙扇着风。接着她声腔不变地说：“好像有人来了。把番茄从火上端下来。”

门廊上站着一个陌生人 玛丽·艾丽斯和我挤在奶奶身后看着。来人就是那个记者。他的脸部线条分明，头上戴顶帽子，帽子的缎带里渗着汗水。

“有啥事？”奶奶隔着纱门问道 声音尽量地友好。

“太太 我正在调查死去的‘火枪’奇塔姆的事儿。他两脚一点点地往前蹭，想把一只脚迈进门来。随后他用丝绸手帕抹了抹脸。他那显示着自己共济会^② 会员身份的戒指上镶着几颗钻石。

^① 安妮·奥克利 (1860 - 1926)，美国女神枪手和射击表演家。

^② 共济会是一个国际性的互助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会员大多是白人新教徒。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我是挨家挨户问的太太。你也知道你们女人多么爱说话。谢天谢地，你们一开口都能说个没完没了的。”

玛丽·艾丽斯和我都紧紧地盯着来人。我们相信奶奶可能会抄起扫帚，把他从门廊上轰走。因为我们见过奶奶是如何三下五除二地把小贩给轰走的，而那些小贩还不如眼前这个记者这般多嘴多舌呢。流浪汉们好像从来就没能沾过奶奶家院子栅栏柱子的边。我们怀疑就是奶奶认识你，你也别想进她家的门。可是让我们吃惊的是，奶奶竟然一下子拉开纱门，抬腿走到了门廊上。我跟着走了出去，玛丽·艾丽斯在确信那只龇牙咧嘴，随时准备伺机扑上来的雄猫没躲在四周之后，也紧跟着我走了出来。

“你是报纸记者？”奶奶问道，“《皮奥瑞亚报》的？那是家专门报导廉价花哨衣服消息的报纸。来人听到奶奶的问话后似乎颇感意外。“他们跟你说啥啦？”

“看来我捉住了一篇好稿子的尾巴。”那人道，“‘最后一个会学猫头鹰叫的老枪手去了贫民墓地。’就是那样一类角度的东西。太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帮帮我，让这篇报导多少能有点血肉？”

“成啊，我匀得出肉来。”奶奶和气地说，“都是谁在同你说这事的？”

“主要是一位有点年纪的太太——”

“是那个自称威尔科克斯的丑婆娘吗？”奶奶说，“她因

为疯病呆在州医院里，一直呆到最近这阵儿。不过我猜想，作为记者这个你早就已经打探到了。”

玛丽·艾丽斯使劲用胳膊肘捣我 记者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他们跟你说了‘火枪’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没有？”

“大家的说法好像都不太一样 太太。”

“唉 好名声留不住啊。”奶奶说，“这名字是他在内战^①时候得的。”

记者的一只手在上衣的胸袋上打转，胸袋里露出一个记事本。

“噢 没错，‘火枪’和伊利诺伊州的志愿军们参加了整个那场内战。1962 年春天在夏伊洛^② 打下维克斯堡的当儿 他同合众国的格兰特^③ 在一起。他就是在那儿得了这么个名字。说起来 这名儿还是格兰特给起的。‘火枪’没端政府发的武器，他是拿着自个儿在家打鹌鹑用的那枝老式雷明顿霰弹枪向叛军开火的。”

这时候 玛丽·艾丽斯用手猛扯我衬衣的下摆。我们知

^① 这里的内战指美国南北战争，即 1861 年至 1865 年间美国北方联邦与南方要求脱离联邦的邦联之间的战争。

南北战争时的战场，现为美国田纳西州国家公园。

尤利西斯·格兰特（1822 - 1885）美国第 18 任总统（1869 - 1877）和內战时期的将领，在维克斯堡战役（1862 - 1863）中获胜后，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1864）。

道小孩子老是撒谎，但奶奶可不是小孩子，她会撒出一些弥天大谎来。在咖啡店里，记者一定已经听到了一些编造水平一流的谎话，不过奶奶的谎话更为有趣，甚至还带点历史的情调，它们把埃菲·威尔科克斯的谎话远远地比到了下面，同时还让“火枪”的形象显得光彩了一点。

“他一直是神枪手。”奶奶的谎话慢慢开始收尾了，“打完仗回家时胸脯上挂着一溜儿比他胸脯还大的勋章。”

“不过他死的时候可是身无分文啊。”记者若有所思地说。

“噢，没错，他把勋章都卖了，把钱送给了在战争中失去父亲和丈夫的孤儿寡妇。”

记者窄窄的面孔上瞬时出现了一丝表情的变化。“火枪”已经从一个开枪杀人狂变成了一个战斗英雄、神枪手，甚至是慈善家。他摸出记事本，在上面潦草地写着字。他觉得自己在奶奶这里挖到了金矿。“这些事都有记录。”奶奶说，“你可以查查。”

记者准备写一篇新的报导寄给报社，一篇类似于“内战英雄被合众国格兰特将军一手选中，招往天国大营”这样的东西。“他从未结过婚吗？”

“从来没有。”奶奶答道，“他伤了埃菲·威尔科克斯的心。就像你见到的那样，威尔科克斯到如今还记着他的恨呢。”

“现在他要下葬在贫民墓地，连一个给他送行的人也没

有。”记者说道 这或许就是他写作风格的一个样本吧。

“这是他们告诉你的？”奶奶说；他们这是在哄你宝贝。你到‘咖啡壶’店门口顺便停一下 告诉他们你听说要用全套礼仪从我家里给‘火枪’下葬。他要在咱家的前厅里度过他在地面上的最后一夜，你已经收到了参加葬礼的邀请。”

记者被这些新鲜的材料弄得激动不已 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倒退着走下门廊的台阶。“真是太谢谢啦 太太。”他说。

“很乐意帮忙。”奶奶道。

玛丽·艾丽斯已经松开了我的衬衣下摆。我们对大人有的那么一点点了解看来并不适用于奶奶。奶奶转过身对我们说：“现在我得换双鞋 顶着这阵燥热 一路赶到木材厂去。”听她说话的口气 就好像这些事都不是她自找的似的。木材厂的人会敲敲打打 给‘火枪’奇塔姆钉起一副棺材 然后把账单寄到县里来。奶奶得吩咐他们把棺材抬到自己家里 棺材里会躺着‘火枪’。

黄昏时分，一口松木制成的绿颜色棺材已经躺在堂屋凸窗前的两个锯木架上了。院子里的人在来来回回地打转 他们看不到‘火枪’ 因为棺材盖挡住了他们的视线。除此以外 还有一块厚厚的纱巾从翘起的棺材盖上垂下来 盖住棺材的正面 把‘火枪’给遮住了。“火枪”的尸体被人发

现的时候已经不太新鲜。奶奶把每扇窗户都打开了，可屋子里还是有股怪味。他们把棺材抬进来的时候，我只看了“火枪”一眼。这就够了。我只跟你说我看到了他两样东西：一是他嘴里没有牙齿，再就是他穿着一条工装裤。

院里的人还不太敢相信奶奶在开放自家屋子，让大家参观。不过这并没有挡住记者在客厅里进进出出，为他的报导寻找更多的血肉，也没有挡住银行家的老婆 L. J. 韦登巴赫太太把她的父亲领了来。那个怪老头儿身材瘦小，只有她一半那么大，身上穿着内战时联邦军穿的全套蓝色军服。

奶奶一让他们进门，韦登巴赫太太便说：“我们上这儿来，是为了在这个悲哀的时刻表示我们的敬意。我跟老爹说：‘火枪’被合众国的格兰特授过勋，在布尔溪^①负过3次伤。他听了这话后，往事一起涌上心头，于是我们就不能不来了。”韦登巴赫太太的老爸头戴一顶军便帽，胸佩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发的一枚勋章。他好像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韦登巴赫太太领他走到棺材面前，两人对着面前的鲜花说了几句好话。奶奶从园子里弄来两罐剑兰，在松木棺材的两头，一头放了一罐。她在每只罐子里都插上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小溪，靠近马纳萨斯，为南北战争中两次重要战斗（1861年7月21日和1862年8月29至30日）发生的地点，两次战斗联邦军均遭失败。

了一面美国国旗。

又有几个有胆量见奶奶的人跑上门来，然后又走了。到临了，就只剩下了记者没走。他已经坐进质地最好的一把椅子上，仍然在打探着新闻。门口又有人来了，一瞧，竟然是埃菲·威尔科克斯太太，她带着一顶帽子。

“多德尔太太，我过来和你一块蹲夜，给咱们勇敢的老兵守灵。”

那年头，大家都在死人下葬前的那天晚上为他守灵。我敢打赌，奶奶连让威尔科克斯太太进门都不会乐意，就更别提什么守灵了。不过当然啦，奶奶正在尽量设法把戏演到最像，以便能瞒过记者的眼睛。只是她好像为镇上的人想得不多，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想得就更少。她挥了挥手，要威尔科克斯太太进来。威尔科克斯太太便两眼东张西望地走进屋来。她朝棺材那边走去，眼睛盯着纱巾说：“他瞧上去是不是还是原来的样子？”

接着她拖过一把椅子，坐到记者身边。记者往后面缩了缩，因为他有确实可靠的证据，知道威尔科克斯太太刚从疯人院里给放出来。“暖和得很，是不？”她冲着他说，眼睛却看着别处。

屋外的人群终于散去了。玛丽·艾丽斯和我在墙边上绕来绕去不肯走，因为我们太好奇了，别的啥地方也不想去。

“你要是打算在这儿呆上一阵的话，就来杯啤酒咋样？”

奶奶对记者说。记者看上去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于是奶奶便把他交给了威尔科克斯太太 好给威尔科克斯太太找点罪受。奶奶回来时带了 3 瓶家酿的啤酒 啤酒刚刚从酒窖里面拿出来 还带着酒窖的凉气。奶奶酿啤酒本来是给自己喝的 不过这几瓶酒可要送给记者 陪伴他过夜了。奶奶可没指望自己的死对头威尔科克斯太太会在一个男人面前喝酒。

在寻常情况下 为了消磨夜里漫长的时光 全家人会在一起回忆死者的事情。但是眼下的情况并不寻常 再说关于‘火枪’奇塔姆 大家回忆的也已经够多的了。

屋里只点了一盏灯。入夜以后 罐子里的剑兰都蔫了。我挤在墙角里 开始打瞌睡 玛丽·艾丽斯已经在块小地毯上呼呼地睡着了。记者喝完第二瓶啤酒以后 也懒洋洋地瘫了下来 他的脑袋里很可能正在闪过有关‘火枪’在南北战争中光荣事迹的景象。你能听见厨房里闹钟滴滴答答的声音。奶奶会在打瞌睡时 下巴颏一点一点地垂向胸前，然后又猛地惊醒过来。威尔科克斯太太一直在哼哼“时代摇滚”不过在哼完“让我藏在你心里”之后就慢慢地没有声息了。

就在这会儿 屋里响起了一阵你所听到过的最最低微的声响 大小介于飒飒声和窸窣窸窣声之间。我醒了过来，看见奶奶正坐在那儿 向前探出身子 竖着耳朵在听。我眨巴眨巴眼睛 想弄清楚自己确实是醒着。外面的树上连一

片树叶都不动，整个世界好像都在倾听。

只见挂在敞开盖的棺材前面的纱巾一抽一抽地动起来了。

除了玛丽·艾丽斯以外我们都看见了。记者身子坐得直挺挺的，威尔科克斯太太低低地叫了一声。

于是声音也没有了。

接下来就看到纱巾上起了一阵波纹，就好像有只手从里面拂过了它，有个地方还皱成了团，似乎是有人抓了它一把。这情景就仿佛是棺材底上有只无力的手正在往上伸，想在土盖上棺材以前作一番最后的挣扎。

我的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

“不，”威尔科克斯太太身子直往后缩，紧靠着椅背，帽子向前耷拉在脑门上，憋着气说，“不。”

记者两手死死地抓住椅子扶手，口中念道：“圣母啊——”

可是奶奶却从椅子上站起来，冲了过去。“好了，‘火枪’！她大声吼道，“你小子得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了！”

奶奶奔出屋子的速度之快简直令我不敢相信。记者像被铆钉铆定了似的呆在坐椅上动弹不得，威尔科克斯太太则快速地瘫软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奶奶转眼间就回到了屋里，从木柴箱后面取出的那枝 12 口径的温彻斯特双筒猎枪，顶在她那系着

围裙带子的肩膀上。她端着枪，在屋子里疯狂地转了一圈，枪筒从威尔科克斯太太头戴的帽子边上擦过去。她冲着挂在那具大张着嘴的棺材前面的纱巾瞄准，然后开了一枪。

我想那一枪响得能把房子都震塌下来。事过之后有一个星期我的耳朵都听不太清楚声音。奶奶大声吼道：“安息吧，你这个老——”说着她又射出了另一根枪管里的子弹。

记者蹿出椅子，原地猛转了整整一圈。屋子里啤酒瓶乱飞。通往大门的直路处于奶奶的射程之内，他慌了神，没意识到奶奶已经把两根枪管里的子弹都打完了。结果他把帽子和记事本都扔在身后，脑袋冲前，从边窗里钻了出去。他到底更怕哪一个，是活着的死鬼呢，还是奶奶猎枪的瞄准，这他可没撂下话来告诉大家。威尔科克斯太太站起身来大呼小叫：“死人走路了，多德尔太太在替我开枪打她呢！”她一溜烟冲出房门，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纱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之后，屋子里寂静下来。玛丽·艾丽斯一直没有动弹。奶奶的第一声枪响已经把她惊醒，不过她很自然地以为奶奶把她给打死了，所以也就没再费事去动弹身子。过后她说，好多年以后，那次经历的整个事情还会让她做噩梦。

屋子里硝烟弥漫，冲淡了“火枪”奇塔姆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原来是白色的纱巾此时已变成一块黑抹布。奶奶把棺材盖子打掉了下来。一面墙上的3扇窗户除了原先开着的以外，都被奶奶的子弹给打开了。奶奶好像把屋子里木

头做的东西都打坏了，还把窗台上放的盆栽英蕊的顶部削到了屋外。不过除了子弹打得漫无目标以外，她倒并没有把棺材里‘火枪’奇塔姆的模样打得比原来更糟。

奶奶站在那儿，品尝着寂静的滋味。过后，她大大咧咧地提着那枝 12 口径的猎枪，转身朝厨房走去。“你们这些娃娃该上床睡觉去了。”她迈着沉重的脚步从我们身边走过时吩咐我们。

除了奶奶自己以外，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奶奶开火时，她养的那只龇牙咧嘴的老雄猫从棺材里面飞快地跑出来，蹿上了窗台。我想奶奶是看到它爬进了棺材，这才动起了念头。老雄猫舒舒服服地坐在‘火枪’奇塔姆那不再有呼吸的胸脯上，方才拍打纱巾的正是它。奶奶的子弹从它两只残缺不全的耳朵，之所以残缺不全，是因为人说猫有 9 条命，而它可能已经用掉了 8 条。上方飞过去时，它肯定就像先前溜进来的时候一样匆匆地溜出去了。

棺材里面的猫给了多德尔奶奶机会。奶奶现在似乎不再有时间去理会那个一张嘴就说起来没完、舌头吊在嘴里上下左右搅和的埃菲·威尔科克斯了。不过她更没时间去理会的是那些认为你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事情的记者们。可以说，承蒙那只雄猫帮忙，她刚才已经朝着他们两边一边开了一枪。

奶奶虽然并没有洋洋自得，看上去倒也很称心如意。这件事情自然让她很有面子，也更有理由让大家不再来打